

新刊
四庫
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五十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禹貢說斷

宋傅寅撰……………一

增修東萊書說

宋呂祖謙撰
時瀾增修……………一二七

尚書說

宋黃度撰……………四六七

五誥解

宋楊簡撰……………六〇一

絜齋家塾書鈔

宋袁燮撰……………六二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說斷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其瞻萊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禹貢說斷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說斷宋處士金華傅寅撰朱

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詳解二卷通志

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

題曰禹貢說斷並無詳解之名又經解所刊

本稱原缺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本不獨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提要

所缺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

數百言校原缺目更多至數倍又喬行簡序

稱寅著羣書百考事為之圖禹貢說特其一

種是編當先以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

四圖而次及諸家之說今經解四圖俱誤編

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

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

宋時原本足以依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

為後人傳寫錯漏致併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眾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推淮泗而注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呂祖儉謂其集先儒之大成唐仲友謂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深為名流所推重信不虛也今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大典本詳加校定謚者正之闕者補之析為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缺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 傅寅 撰

禹貢 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未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採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採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採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張氏曰此一篇以為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

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於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於四海者盡載以奏於上藏史官史官畧加刪潤釵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堯典堯之書也而為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而為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禪宜也至於湯草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正殆於有見而林氏執邶鄘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為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

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

萬里畫埜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鄭子云中國為赤縣赤縣之內為九州春秋說

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絕使禹理水還為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

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為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

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

至禹而復辯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

刊木以為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

濬川濬而九土見矣辯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

而貢賦出焉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為主故謂之貢

祭法注云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

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

而入於海

陳氏曰九州之為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論也在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之界不可得而

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

此兗也此青徐也此荆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

之宛然出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

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為川不汨其

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止息則

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每歲之中泛濫

有時如今之春夏暴長而特為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由已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既殺方嚮有可辯而土功有所施於是乎寢寢規畫以豫為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故余不得不為之辯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六

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為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

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況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七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高山大川託以為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為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為害封域淪壞川流故瀆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

山濬川說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辯之禹之自言

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

山刊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

刊木通道為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

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

所謂因其所自然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

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

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八

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所無以

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

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

其諒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

所能窺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

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

禮之規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

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為流源鮮有陸行之路故將

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為水所包川

皆泛濫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

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

以傳土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九

唐司馬氏曰尚書作敷土今按大戴禮作傳土故夏

本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

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為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

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脩載叙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

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辯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

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而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而水可得治矣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為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莫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辯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辯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得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

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之異以為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為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

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為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為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為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模簡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

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利用便近之木此敷土
隨山之義若夫莫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
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
馴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註曰自東河至西河李
氏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十三

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
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
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
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
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
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
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

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
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
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
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
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
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

為多而青徐為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卷一

十三

自冀始次於兗次於青次於徐四州治而河患衰
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於
揚次於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於豫
次於梁次於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
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為某州而冀獨否蓋
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
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及

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為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
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
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
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為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
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
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於又東
北入於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
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官條列

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
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於南河千
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兗淮海惟揚
者蓋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其山川則當以
天下為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
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為禹之治水自下而
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為自上而下二
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
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
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
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
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於河此乃記九

川之首尾林氏未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
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
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
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雨潦驟集冀豫
兗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
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
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
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

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知其有自來矣
孔蘇之論又安可忽哉或曰禹疏九河而後濬
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排淮泗亦豈
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為注江而設也其實
禹之治水濬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
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
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
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
相通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有
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則孟軻氏
豈容無稽據而肆為之說乎

既載壺口

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在今鳳翔府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

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
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攷斷

卷一

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

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

按慈州吉昌縣漢北屈也有壺口山

北屈歷晉無改至後魏始更置定陽隋開皇十八
年又改名吉昌唐仍舊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以

吉昌隸隰州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

按同州韓城縣漢為

夏陽有梁山隋開

皇十八年置韓城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按岐山縣有岐山周太王徙於岐即此岐山本後周

三龍隋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攷斷

卷一

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

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

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

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

而岐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

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徐州彭城縣呂梁山也有呂梁鎮

出孟門之上

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

大溢逆流無有

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

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

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

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

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六

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

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

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

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言於冀也

呂氏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為患

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

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

豈得為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為

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

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

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

南溢於泗而彭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

丈八尺時蘇東城守彭城恐其民驚潰乃登城

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城相視於

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九

以為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碑石建黃樓於其

上繼而賴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為之賦曰嗟

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

害

漢元光河決於子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

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

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觀此賦則知呂梁

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蘇賴濱之賦學

者不可不知

既脩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至於岳陽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

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

是也按隋文帝改漢晉陽為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入榆次榆次在府東南七十里

里

班氏曰河東毓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三

岳陽

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徙更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為水所攻蕩隳圯而壞故脩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脩絲之功則絲之功不

皆廢也蓋有因而脩之者焉絲惟知治太原至岳

陽而不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

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

岐治因脩絲之舊迹以至於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汭流而至於太岳之南

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於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

既脩太原至於岳陽導汾水故也按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

管涔山南過永安縣西至汾水陰縣北西注於河今憲州靜樂縣即漢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界

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四年改為榮河

覃懷底績即今懷州之懷至於衡漳清漳出本潞州涉縣濁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三

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里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

字共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懷北五百餘里

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按唐貞觀元年省懷縣入武陟而杜氏云武陟

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是貞觀所省懷縣即漢之舊而武陟亦其地也後世變更名號不一難以

盡詳唐志云河內縣有懷水往古覃懷之地也今懷之河內武陟皆有之武陟在河內東八十五里

班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太谷東北至渤海阜

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

漳阜城今隸永靜軍今為相州臨漳縣之鎮蓋熙寧六年省洛州肥鄉深州鹿城冀州衡水恩州

漳南皆漳水所逕唐天寶十五年更鹿城名東鹿本朝至和元年省漳南入歷亭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

之地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

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

既得漳流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

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三

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

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

水莫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

疏導莫先於河矣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冀州

所紀惟急於帝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

也今以地里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

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

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漳帝都之東

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達於河而吾第憂河

之下流不決而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究青

徐之民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固愛君之至

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思之而得

其說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復禹貢之書然後

其疑始釋而於神禹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

其序矣孟子之言曰禹疏九河淪濟漯是其於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說斷

三

談禹之要旨無出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下

而濟漯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

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

憂矣禹既規畫成此然後疏帝都四傍之水舉

達於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凡

究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贊佐分命

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隄

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耶今

觀禹貢而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河為兗州之地而首言於兗州故也不言淪濟漯以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於後使於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況禹之治水苟其利害相因則雖一川異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魯氏以為鑿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已列之於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而捨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則上捨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底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底績之由也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

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或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淪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導之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雷首而東欲底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淪濟漯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於岳陽然後覃懷底績以至於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顏氏曰柔土曰壤